



鵲河橋邊

趙祝國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鵲 河 桥 边

蓋 祝 國 著

郭 振 鐸 圖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1/2 印張 22,000 字

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09·19

定价(5)一角一分

目 次

鵲河橋邊·····	2
煎餅鍋子地·····	16
在評模會上·····	23
幸福·····	27
收音機·····	34
夜間·····	42

鵲河橋邊

“想想吧，真兒。一个是才貌双全，一个是……咳，硃砂紅土任你挑。”

真兒斜對着姥姥坐在炕上，听姥姥說着話。今年，真兒十八歲，紅潤的臉上，閃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。

記不起是从那天起，真兒對社里的榮海有了感情，她也覺得榮海总是找机会和自己說笑，社里姑娘常常對她开玩笑地說：

“看！榮海准是過來找你的。”

可巧，榮海真是站在地頭叫：

“真兒，過來商量个事。”

真兒心里怪他为什么偏偏这时候來找，讓这伙姑娘七嘴八舌乱說自己。便問：“等一会不行？”

榮海着急了：“生產上的問題，快過來！”

“快去嘛！是生產上的問題，為生產呀！”接着是一陣哄笑。

姥姥看着真兒那沉思的神氣，又勸她道：

“不用說榮海，就是再好的小伙子，也比不上你紀三哥。你瞧人家的談話舉動，人家的形容打扮，渾身上下沒有半點土氣。……”

真兒娘疼愛地說：“真兒聽姥姥的話，姥姥不會害你。”

“是呀，這是親上加親，你和紀三從小就認識，也沒有什麼不了解的。願意學新派，談談話也可以，正好他到你村做施肥工作，今晚，你們社里的會，說不定就是他召開的。”姥姥越說越來勁了。

一股悶熱的晚風吹來，真兒抬起頭，對面窗子上罩了一層黑暗，天不早了。真兒吐了口氣，抹了把汗，站起身來說：“我開會去。”

二

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公室是三間兩面開窗的北屋。現在，掛燈照着粉牆上的宣傳畫，屋裏很靜。榮海看一陣桌上那花盆里的棉標，又俯身往日記本上寫一陣。他在研究化學肥料的配方。責任心和學習的願望使他忘了自己，這時候在他腦子裏想的只是土質、水分、沙土和化學肥料的比例。他沒有發覺真兒進來。

真兒走進辦公室。她發現榮海一個人在那里，心

里立刻乱了。在过去，这該是多好的談心机会啊，可今天却不知为什么不能了，她想退出屋來。但是，荣海已經隔着棉棵看見她了。

“真兒，我到底找出棉棵枯黃的原因了，你看……”荣海站起來，嘴唇挂上了微笑。真兒正向前走去，路主任和賈紀三來了，路主任進門就說：

“哈！你倆來的真早，談什麼問題呀！”

賈紀三上前一步，聲音顫顫地說：“來多時啦？真兒妹。”

真兒臉紅了，低下頭。

組長們到齊了。开会了。賈紀三裝腔作勢地講了他的來意和追施化学肥料的意义，最后他說：

“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大量購買供銷社的化学肥料，把所有的庄稼進行一次追肥。至于施肥方法，我这里有一个上級發來的小本本。”

講完話，賈紀三就坐在真兒對面的板凳上。他左腿壓着右腿，時時用那藍色的化学梳子梳他那分頭。这个商人出身的供銷社職員，從來沒有忘記过表現自己。

賈紀三的講話的確抓住了真兒，她天真地說：

“我提議明天去供銷社拉肥料，后天各小組就下地追肥。等我們的庄稼長高了，丰收了，讓那些單幹戶也

跟咱們學學吧！”

榮海的嘴唇閉的很緊，粗粗的喘着氣。他解下头上的手巾，抹了把汗，聲音粗啞地說：

“我有意見，我說我們要看實際。咱這裡是頭一次追施化學肥料，在技術上沒有把握。不用說人家，就是咱們社員對化學肥料也有懷疑。如果我們都用了化學肥料，不起作用怎麼辦？減收成還別說，壞影響是大事。多少人在看着咱們的社呀。咱們是用實際行動帶動一般羣眾，不是在人們面前賣藝呀！”

賈紀三笑眯眯地說：“老鄉，冷靜點，咱是研究問題，我有施肥方法的小本本，怎麼你年紀輕輕的不相信科學？再說，這樣的縮手縮腳可就做了羣眾的尾巴啦！”

有人喊道：“讓榮海說完吧。”

榮海的嗓子更粗啞地說：

“死搬一個小本本就叫科學？你看，這就是我按小本本的配方幹的，可是結果這棵花要黃死了。土質不一樣，一個方方就不一定用到什麼地方都合適，我覺得咱們應當先在一小塊地裡做個試驗。”

“說的實際。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就得這麼辦！”

路主任說：“好，我同意大伙的意見，可以先試驗一下找找經驗，賈同志還有意見嗎？”

“我沒意見。不過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保證供銷社完成推銷肥料的任务。”

路主任開朗地笑道：“哈，那不成問題！試驗成功了，人們就會搶着買的。”

散會了。辦公室只剩下路主任和榮海。路主任說：

“咱們還存着三十斤化學肥料，明天就在村南棉花地試驗吧。我看，咱們對這位技術員的希望不能過高。”

“是，明天我做試驗，我有一次失敗的教訓了。”

“你的嗓子怎麼啦，為什麼這麼啞？”

“風吹着啦，好幾天總是這樣，頭沉，嗓子發癢。”

“那，明天……”

“不要緊，風吹着不算病。”

倆人計劃完工作，就各自回家了。這時候，那船形的月兒游到西天邊了。深藍的天空嵌滿了星星。夜風吹來，實在是清爽的很。

三

頭一陣陽光抹到露水上的時候，大地就活潑起來

了。那庄稼棵兒伸展着枝叶，揚着頭，像討嘴吃的小孩。農業生產合作社榮海他們正在試驗化學肥料。

追施化學肥料是新事兒，下地的人們走到這裡都停下來，關心地注意着榮海的動作。大家又高興又有點兒擔心。因為社里試驗的結果，跟他們每個人都有關係。

真兒的姥姥也笑嘻嘻地來參觀了。

路主任順着壟背拉溝，榮海順着溝撒肥。那吐着潮氣吞着陽光的濕土，吸收着化學肥料的滋養。

為了真兒，賈紀三穿戴的很漂亮，他穿着硬領的紡綢襯衣，梳得油亮的偏分的頭髮……他不願彎腰，因為怕他的襯衣打了褶子。但是，他是供銷社派來的技術員，不動手就得動嘴，他得給人們講話，講追施化學肥料的意義。

慢慢地，人們對賈紀三的講話失去了興趣，都到那邊看榮海去了。只有真兒的姥姥還在那里陪着他。

平常，真兒在地里最活躍，像小鳥一樣又是跳又是唱，今天卻呆呆的了，她一会幫榮海撒肥，一会幫路主任拉溝，一会看看那邊的賈紀三和姥姥，一会又看看這邊的榮海。

榮海一看到這片好庄稼，又聞到這些泥土味，他的精神就來了。他熟練的撒着肥料，撒的是那麼勻。同

时，他还高兴地給周圍的众人說：

“化学肥料是好东西，問題是用的得法不得法。我先試驗着撒在一棵棉花根下，不到三天工夫，那棵棉花就枯黃了。后來我对着‘如何施用化学肥料’那本書，找出了原因，原來是摻对的土性發鹼，水分太少，它溶化不了那些肥料……已經有一次經驗了，看这次的正式試驗吧！”

真兒說：“工人老大哥能給制出好肥料，我們就能施好，我們有信心！”

这劳动的場面暫時使真兒忘記了內心的矛盾，恢复了她的活潑。人們也紛紛說道：

“是呀，看看这一句的吧！”

“要是成功了，我也追！”

“誰不追呀，誰还怕秋后丰收！”

姥姥也湊过來說：“对着哩！……等試驗成功了，我也到我們村里宣傳宣傳。”

路主任对大家說：“能成功的，难事就怕用心人，荣海这不正在進行試驗哪！”

人們点点头，用热爱的眼光看着荣海，真兒的心里一热。

太陽的金光照下來，庄稼葱綠，野花通紅，荣海的动作是那么灵活，輕快，蒙在他头上的白毛巾，在这紅

花綠叶中間顯得真漂亮啊。

四

時間过的真快，一晃就是五天了。这一天，賈紀三在姨家吃餃子，路主任問了他一下拉肥料手續，就和榮海出來了。他倆肩并肩地向办公室里走着。忽然，一陣帶着雨意的涼風吹過來，榮海連着打了一陣噴嚏，他嘻笑地說：“這一來真痛快呀，誰在說我呀？”

“全村人都在說你，小伙子。你試驗了化學肥料，給大家爭取更大的丰收帶來了希望。”

“什麼你呀你的，是咱社里，不是嗎！”

走進辦公室，路主任寫好介紹信，遞給榮海說：

“榮海，聽我的話，不要任性，你的病的確不輕了，回頭從醫院里取包平熱散，今晚睡覺時喝下，發發汗。另外，我再托你一件事，真兒不是很早就吵嚷着喜愛蘇聯畫報嗎？你到城里給她買几本來吧。”

榮海楞了一下說：“啊，路主任，我真奇怪，最近為什麼真兒不那么活躍了呢？”

“這，你很注意她嗎？”

榮海的內心祕密被說破了，他害羞地說：“不，我是說她的情緒有點不對頭，幹活、說話都不跟從前一樣了。”

“我很注意她，她有心事。这不要紧，这对她是一个锻炼，一个女孩子必受的锻炼，慢慢就会好的。”

第二天，窗戶剛發白，荣海就睡醒了。昨晚他吃了平热散，發过了汗，觉着浑身發軟，臉皮發沉，他头一次感到疲劳。但是，有一种責任心，一种对丰收的希望立刻支持了他，他爬起身，蒙上头巾，就套車去了。

天空罩上了一層云彩，黎明的微風吹來，濕漉漉的。

走到真兒家門口，荣海为难了。他头一次沒听路主任的話。昨天他沒問真兒捎什么东西。要不要現在去問問她呢，可是天还不明，她也許正睡的香甜吧。

吱——嚶。真兒家的大門开了。走出一个人來，正是真兒，她睜着沒有睡醒的眼睛說：

“这就出車，不太早嗎，荣海。”

这一次意外的見面，使荣海很不好意思，他連忙跳下車來說：

“怎么你也起的这样早哇。”

“我听着車响就起來了。”

“啊——真兒，昨天路主任要我問你捎什么东西，你不是很願意看苏联画报嗎？”

“这——不，我不捎什么东西，你什么时候回來呀？”



“明天下午天黑以前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不捐東西，你看，車走老遠啦！”

榮海跑著追車去了。真兒立在門口，晨風吹來，她那昏迷一夜的頭腦有點清醒了。

五

第二天下午，天氣悶熱，樹不搖，草不動，安靜的叫人透不過氣來。西北天空的黑雲彩帶着長長的白尾巴向天心在爬。不大一會兒，那雲彩散開，烏雲布滿了天

空，又低又沉，慢慢的由远而近的傳來一声悶雷，于是瓢潑般的大雨就落下來了。

真兒站在窗口，對着雨出神。出現在她腦子裏的一會是穿戴漂亮的紀三哥，一會又是受人尊重的榮海。北屋裏姥姥和娘的對話，斷斷續續地傳來。她聽了心煩透了，到底怎麼辦呢？我還小呀，為什麼姥姥這麼愛管閑事哪！

“咔——嚓！”一聲炸雷，吓了真兒一跳。這時候，賈紀三進來了，他一面說着“好大的雨呀”，一面脫掉雨衣，踩着他那油亮的雨鞋。

“我姨和咱姥姥呢？”

“你去吧，她們在北屋。”

“那屋怎麼進呀，房檐的水不住的往下流。”

窗外的雨嘩嘩地下着，賈紀三緊挨着真兒坐在炕沿上，他掏出一卷花布遞給真兒說：

“給你，這是咱姥姥叫我給你買的。”

“布，”真兒一閃，那布落在炕下，“不，我不要。”

“封建勁，這有什麼關係。”

“先給咱姥姥吧！”

賈紀三厚着臉皮地說：“真兒，別這樣，你准不知道嗎，自從你嫂子死后，我不肯娶別人，我听咱姥姥的話，咱姥姥要咱倆成親！”

“你不要胡扯！”

沉重的悶雷從屋頂滾過。紀三的手向真兒伸來。真兒閃開了，她機靈地說：“咱這是說到那里去啦，我想起來了，我還有要緊事呢！”真兒一蹦就跳出屋子。賈紀三緊追兩步：“真兒，真兒啊，給你雨衣。”

真兒在風雨里回身答道：“謝謝吧，還是愛惜一點你那漂亮衣裳吧！”

這句話，像冷水澆頭一樣涼透了賈紀三的心，他兩手扒着門框，用一對大而無神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暴雨。

真兒向着城里道上跑去，耳邊忽然响起路主任的話：“挑對象，不能光看外表，必須看他的內心，內心漂亮才算真漂亮。”

“跑什麼呀，真兒，看你被雨淋的！”

“啊，路主任。”真兒楞楞地說：“這個時候還不見榮海回來，雨又越下越大，我去迎他。”在平時，她是不敢對這個老人說榮海的，今天，她那純真的心受到賈紀三的污辱以後，她變得勇敢了，她的愛恨更分明，也更深刻了。

“我不放心，走來看他半天了。”路主任說：“你腿腳快，就迎上去吧，給——”老人把自己身上的雨衣披在真兒身上。

真兒風快的跑上大路。

六

柴海蹲在貨車上，拉緊着蓋化學肥料的雨布，像吞吃雨水似的換着氣，“呼呼嚶嚶”的吆喝着米黃騾子。

大車道被雨水罩得白白的像一條長河，雨水向路溝急流着，本來很硬滑的大道，現在被沖成了一條條的小溝。騾子的四只蹄子拚命地向前奔跑着。它那米黃色的身子就像飛在夕陽下的一朵彩雲。

道路越走越熟，透過大雨，看着鵲河石橋了。

這時候，對面傳來了喊話的聲音：

“停一下，過橋可要留神呀！”

“真兒嗎，”雖然是在風雨里，柴海也能聽得出是誰的聲音：“不要緊，你閃開吧！”

走上石橋的头一步，騾子就打了前失。它爬起來慌張地四下探望，小耳朵直左右亂動。那雨打樹葉的嘩嘩聲和腳下急急流過的鵲河水，使它失神了。柴海勒緊了韁繩。車剛入橋頭，忽然，一聲驚天動地的炸雷劈下來，騾子揚了一下頭，跳了一下，就狂跑起來了。那小山一樣的裝滿化學肥料的大車左右搖擺的很厲害，猛一下把柴海甩在車下……

真兒閃過大車，箭也似的向橋邊跑來，扑到柴海的身上，大聲喊道：

“荣海，荣海，睁开眼呀，你……”

停了一刻，荣海苏醒过来，听到有人喊他，睁眼说：

“我不要紧，去，追车去！”

“你，荣海，血……”荣海额角上冒出的血点子，流成一条血印。

“快，快去追车。”荣海猛然地站起来又摔倒了，原来他的腿也受了伤，他忍着伤痛说：“真儿，咱俩都是青年团员，你要真爱我，就快去追车。”

真儿眼里汪着泪水，回头看车。车正在大雨中搖擺。她脱下自己身上的雨布，搭在荣海身上，就追车去了。

追啊，追啊，那满载化学肥料的大车又打摆子了，保护它呀，光荣的青年团员，这是农民争取更大丰收的希望啊！

一棵被雨水冲倒的洋槐树，横隔在路上，疯狂了的骡子被绊倒了，车的前轆顺势压下。真儿跟着追上來，拉住了缰绳，吆喝着打起骡子，就赶着大车向村里走来。

路主任和两个社员来接荣海，一见真儿赶车的情形，就知道不好了，急忙上前问道：“真儿，荣海呢？”

“他，他被摔在桥……”